

金文最

第二函  
第八冊

金文最卷四十一目錄

碑

甯海州玉虛觀碑

國僈

河中府萬泉縣稷王廟祈雨感應碑

貞祐二年

柳伋

重修岱嶽廟碑

失名

乾州刺史抹撚公德政碑

武曦

鄧州重陽觀碑

麻九疇

陝州重修雪虛觀碑

辛愿

棲霞縣建學廟碑

見文雅

李純甫

重修面壁庵碑

興定四年

李純甫

新修雪庭西舍碑

李純甫

重興文憲王廟碑

以上原列卷八十一

游淑

甯曲社重修食水碑

興定五年

高袞

汝州寶豐縣新修炎帝廟碑

王道衡

重修府學教養碑

正大二年

劉渭

隴州汧陽縣新修玉清觀碑

李邦獻

中嶽廟碑

李子樗

全真教祖碑

完顏璫

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

以上原列卷八十二

完顏璫



金文最卷四十一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碑

甯海州玉虛觀碑

國 僞

東平之崑崙昔麻姑洞天也諸山綿亘相屬秀異峭拔爲東方冠山之足踏於海者三相距俱不滿百里蓬萊瀛洲方丈朝夕相望於晦靄閒蓋天地英靈自然之氣獨鍾於此故世多神仙異人焉直南秀色可餐林壑尤美者聖水巖也水不見發源但嵌巖之下裂石而出激激如綫味甘冷且清春秋不變水旱不知鼃鼃之屬未嘗產焉此亦異也初神口玉陽公大定丁未世宗遣使乘傳迎致輦下召於內殿延問修真之道就御果園建道院給三品俸敕充生辰醮高功主賜冠簡紫衣悉表而辭之未幾懇求還山詔不違其志仍賜錢二十萬爲道路費師之鄉里道俗聞其來也千百相率前十餘舍遮道歡迎不令他適遂結茅於茲巖已酉冬世宗

不豫復遣使迎師師曰來之晚矣顧不及得見聖顏使者愕然至涿郡哀詔果下自爾東歸更不復出逮承安丁巳章宗遣近侍徵以安車宣見於內閣賜坐問養身之道師以無爲清淨少私寡欲爲對復問教法規儀治國之道師以雅對妙沃帝心嘉歎誠實者久之曰真修行人也留連抵暮方出翌日特旨賜紫衣號體元大師蓋不問師承非常之渥也道俗榮之拜命閒俄一內侍傳旨謂使者曰先生處山林無積貯從來禮儀物我爲代出改城東崇福院爲永壽觀令師處之閱月特旨住持修真觀仍賜綾羅絹各二十丈綿千兩月給齋廚錢二百鏹戊午秋辭以親老求歸山帝許之仍給裝錢不貲比師之東還門人于道潤相與謀於眾曰師今雖處京師固非本心恐不肯留復欲追寂於空山我輩居此莫若以庵易觀庸遲其來遂入貲於禮部賜玉虛觀焉及是師到薄讓之曰至道之人旁日月而挾宇宙官天地而府萬物尙何以居處累耶況乎易庵爲觀不成於昔以我爲牛而今以我爲馬也且我

之素風乞子耳兩朝恩賜名觀退託尙不欲受且以山林雲霞而爲樂地若之何爲甚無謂也眾以邦有常禁不可聚眾爲辭而退其業已然固無可柰繼而善眾門人遠近彙集有山者獻木有田者獻穀富者施財巧者出技人皆自勸又非智辯牢籠曲誘之也巖之下盤折隈隩舊無隙地翦荆芟草夷峻堙谷僅得數畝其運石甃輦木之工十倍其佗閱半載屋崇成焉凡所以尊奉經像頤養高真安方來館賓客無不審處其當或架木度飛泉以充日用或闢地執嘉蔬以備淨供前導之以青龍之門旁瀉之以白虎之澗按雲之臺招福之嶺列諸東南金鳳之山正陽之峰峙於西北回繚者天元之崗開闢者東陽之洞松檜竹柏雨露一新山川巖壑晦明愈麗然耳風爲聲而聲之無聲目空成色而色之無色使遊禮之人瞻像以生敬學道之士因寂以悟元巖側舊有大石突出數丈俯瞰其下登覽者頗以艱險爲懼一日師謂眾曰盍爲去之鎚鑿競舉數日才及毫末師笑曰若等何能辦此遂登其巔運

金文最卷四十一  
鎚三擊轟然有聲如雷霆響震巖谷其石已墮紫氣盤鬱移晷方  
散構殿之日執役者毋慮數百人食畢坐廡下師以巨瓢酌酒徧  
觴其眾四周眾皆醉而酒仍半師慮惑眾遽覆地師之神異如此  
其逆知未來召致風雨愈疾起死皆精誠自然而致不能殫悉自  
別有傳按仙經云玉虛者乃三氣中之一氣也玉者不染不雜璞  
散自然虛者精光明明而無形質譬若日月及大精明然而無有  
形質故爲虛今師之處道也惟寂虛默無形無象契自然之妙斂  
之於己則虛室生白施之於人則虛舟不怒浩浩蕩蕩不可得而  
擬議直與此名相並雖變化無常固不能終始也適因其門人解  
道樞朱景逸相拉來此得覽勝槩望屢舄於幕之因請記之辭以  
不敏而莫能姑撫其實紀以蕪言如有作者請礪此石以待師姓  
王諱處一道號玉陽子少遇東華帝君授以道要重陽真人卽其  
師也丹陽長眞生長春太古皆同業伯仲也門人居天下者三  
之二且山谷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蓋廬山之美盡備於中當



時士大夫讀之慨然欲脫塵駕少揖清曠而無由今而來此豈非  
有□□□者也貞祐二年五月望日朝散大夫前中都左警巡使  
賜紫金魚袋國僊記

石刻拓本

河中府萬泉縣稷王廟祈雨感應碑

貞祐二年

柳伋

余自崇慶元年十月始令是邑歲屬凶歉民多艱食賴國恩汪濊  
開倉廩府庫以賑以貸由是而活者甚眾越明年自春徂夏旱甚  
躬率吏民遍禱諸泉祠廟或作醮焚詞或儲水設壇勤懇懇靡  
所不至六月雨始優渥秋八月禾黍與與然翼翼然孰不喜且謝  
未幾復旱或告子曰苗漸槁而蚘蚘又生柰何憂感恐懼莫知所  
措私自計之詩云去其螟蟥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  
畀炎火田祖后稷也縣之西十里有稷王廟斯可禱矣乃率僚屬  
父老致詞懇禱迴轡而雲興至夜而雨作既霑既足而蚘蚘掃地  
無遺是秋果大熟九月具牲牷酒醴鼓吹復率官吏父老陳詞致  
謝祭餘酒酣道士李若格暨諸父老跪而前曰稷王神靈應請記



此以刻諸石余亦喜是秋而倍收於他邑欲使後世君子非惟知  
田祖之有神歷千百餘年而猶粒我烝民抑亦信聖人之言不誣  
矣乃掇其實以爲之記然聊以記其事而未足以明其德也是繫  
之以銘銘曰

厥初生民時惟后稷相厥地宜教民稼穡萬民永賴莫匪爾極民  
不忘德今猶立祠更率父老懇禱致詞神之聽之降雨如期螟螣  
既死稿禾復起易凶爲豐胡云不喜刻諸貞石永于千紀

志

萬泉縣

### 重修岱嶽廟碑

失名

殷湯之世盤庚五遷河南西亳卽其地也又周武王伐紂既畢倒  
載干戈偃武之處故名偃師焉唐宋五代之時縣中焚毀殆盡唯  
存三廟兩寺邑東道南有中天廟緣兵革之後邑人更爲岱嶽之  
廟東門之內街北有□□神霄宮舊基□以爲便自大定年間居  
人遷其廟於此修完□稍成就貞祐有詔得以在處神祠聽立寺

□名額道士絳陽李德如慨然有志勸率邑人豪右商度置爲岱  
嶽觀命羽流延奉上眞香火亦因前所謂神霄□之舊址宜其復  
爲道□焚修住持之所豈非預定之祀□歟僕此邑之頗老者又  
喜李君之用心如此故勉爲之記皆貞祐四年季夏望日  
石刻拓本

乾州刺史抹撚公德政碑

武曦

刺史抹撚公世家大名路爲顯族卽天雄人也性通敏博學尤深  
於易理泰和□□□□□授翰林應奉累遷眞定府判戶部  
外郎出補雲內同知磁州刺史移乾州乾□□□□□幽恆  
之衝□名難治公以治行選而才高□禦夙夜在公急則施之以  
寬□□□□□期於合禮賓禮賢德發摘奸伏吏民神明其政  
莫或敢犯用惠文彈者豈無悔乎此公之政行以義則然也比年  
旱蝗羣飛蔽天可爲駭懼犬牙□境界中之稼未嘗□□□□  
豐謂鳳凰食者豈無吝乎此公之政感以信則然也去冬敵大入

塞爲寇公□□拒之賊不敢近以完其城其於他州邑刦掠生  
口牛羊財物不可勝記公出□□□□之奪歸殆盡諸縣土賊  
因隙作亂至於四郊蕭然人跡斷絕盡爲畏途權設鄉兵□□  
□□凶徒十數輩乃定卽命持弓刀者爲寇賊持耰耞者爲良民  
潢池之兵由是以息此公之政勇於武者也公以敵寇不大治則  
雖去而恐復至不可不爲之預備蓋用□□□□易守勝難無  
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因人之  
心方□□□關防高城壘濬池隍以至樓櫓干礮戎器戰具一  
切繕完無不犀利□百世孫吳暗與之合□蠲民疾措之安地此  
公之政智於文者也雖然義信武文取之前事已足爲美方□  
□百姓流恩澤布主德平政理訟帥之以身使就田里之安而無  
愁怨之心雖古之能吏之績未有最此者也□□公長於治人而  
不自矜其能勇於弭寇而不自伐其功春散秋收趨少卿之令昔  
襦今袴慕叔度之來抑足以見□□樂盡治之賴而思無窮之



報也州人異公德政之美不可無記而欲傳之不朽遂屬於僕文而頌之貞祐五年春三月望日頌云

賢能太守流福於人懿茲治行曖然若春羣蝗西飛州境不入年穀用登我民乃粒外奸內寇方略以蠲仰父俯子千室鳴絃惟武惟文不矜不恃聊以頌之永播其美

乾州志

鄧州重陽觀碑

麻九疇

夫李以冬實尼父書以爲異梨以秋花景佺引以自咎今榜觀以重陽李梨之類乎非也蓋物當落而再華者異乎天者也人已滴而再樸者同乎天者也同乎天者爲天道異乎天者爲人道夫天以氣論人以神論神得之於天神猶氣也天本陽肅物則爲陰矣人本陽接物則爲陰矣天雖暫陰俄反乎陽故天能常天人一逐陰而陽終不復故人不能常神且夫霜之落木曾幾晝夜而陽氣生於黃泉與夫人之大樸已散而放遁自若者豈不大異人能再樸如大凝而霆大昧而暉是則榜觀以重陽者其有以警夫柱下

之門者乎柱下以樸爲陽故其言曰復歸於樸後世方士之談不與柱下合舍道而修術故以樸爲陽之說遂泯人之生也樸九而漓一則孩漓九而樸一則殆柱下之學其嬰兒之未孩乎樸非愚也樸猶素也未敗於五色樸猶淡也未爽於五味此沖陽亦陽也苟舍是而求陽擊鼓而求亡子者也求陽以樸終南王重陽豈其人耶予不知其何如人見其門弟子曰王重陽諱喆字知明重陽其號也有文武藝當廢齊阜昌閒脫落功名日酣於酒歲四十有八遇二異人得證元理彌復跌宕東邁瀕海從遊者眾旣而悅於汴梁今鄧之鎮防營偏校王立登之蓬萊人幼嘗受誨於其徒自執干戈以衛邊藩蓋數十年今老矣思昔元言樂於恬退家之南有柱下古寺翦荆築垣乃建斯觀以重陽之門人王道賢韓鍊真劉志剛住持之蒙國朝恩例得請其額仍其師之號以榜之其椽甍像器蔬畦佃具工役之費凡二萬鏹皆王立爲之一日託其同門子志慧吳通溫持予故人王萬山書求予文諸石旣不能拒乃

取柱下以樸爲陽之意以警之且爲之銘曰

樸爲氣母基無形無形之中陽所冥自從六鑿二竅成遂使晦魄  
蝕陽晶何曾一刻收心兵蕉顛鹿倒醒未醒元珠不覺沈滄溟誰  
能卻作抱中嬰力挽蒼龍還太清粵有畸人黜聰明獨騎元氣朝  
神京絳霄下瞰漢與星豈有微全於宮庭陽之重兮大樸盈後嗣  
作觀師其名嗟我無言空籟鳴無言之言乃真鳴

甘水仙源錄

陝州重修雪虛觀碑

辛愿

興定紀號二三禩歲在己卯孟夏四月陝州雪虛觀道士辛姓而  
希聲其名者因甯海羽客于君揭其地圖及其建置行事之始終  
以來謁文於予曰希聲世籍河東爲平陽人自幼出家去鄉里遠  
遊參九鼎鐵查山雲光洞體元大師玉陽真人爲道士頗窺至道  
之要大師諱處一姓王氏牟平人受道於祖師重陽真人爲全真  
高弟與邱劉譚馬孫郝諸大仙伯比肩知名自世宗皇帝暨章宗  
東海三朝仍皆蒙禮遇錫號賜服爲吾門光華年七十六厭世蛻



形於東牟蓋三年於此矣平生唱道偈頌文字頗多已盡播四方  
好事之口獨所著五言長韻金丹詩訣一章希聲私藏甚久人無  
知者今希聲年且老託跡於陝乃與二三同志創茲一居奉爲十  
方同門往來遊憩膳宿之所載惟先師元妙之文不可終秘不傳  
謹已刊石與天下後世修真之士共之然不得妙於文詞者記其  
本末則一切曖昧猶不傳也竊聞吾子好爲古文多從方外遊敬  
以請予嘉其誠篤不可辭且必不得免乃不辭而爲之謹按道宗  
原於黃帝老聃至列禦寇莊周氏廓而大之乃與孔子之道並列  
爲教於天下而不廢蓋其一死生齊物我會羣有於至虛而取其  
獨爲最妙者而其粃糠之餘猶降而爲天地神明內聖外王之業  
自司馬子長劉向葛洪之徒號稱閎博皆論著其美而不敢以爲  
小而世之昧者往往泥於糟粕以爲聃之書滅絕仁義禮樂不可  
以訓馴至晉梁君子清談亂國因以異端非聖詆之過矣夫竊嘗  
論之今所謂全真氏雖爲近出大能備俟黃帝老聃之蘊然則涉

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遜讓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愛似佛至於塊守質朴澹無營爲則又類夫修混沌者異於畔岸以爲高黜滑以爲通詭誕以爲了驚聾眩瞽盜取聲利抗顏自得而不知愧恥者遠甚間有去此而卽彼者皆其人之無良非道之有不善也然則希聲圖創建立以待學者其意蓋亦出於如此故予有取於是而樂爲稱道庶將來聞其風遵其途以遊黃帝老聃之閭闕者知夫聖人道之大全固有所在不可滯乎一曲而已其觀之基址以畝計之者五而以置其地以承安之壬申聖堂廚所雲寮皆備具於三寶而廣其制度不侈不陋是時兵餓方相仍故其措置大略如此其最竭力同事以興是役者武道堅希聲同郡而年甚先今者死已久其費錢買額贊成之者李成咸平人世爲宦族清修好道今方以材選爲令於杞于君名道顯淡守中皆與希聲同爲門人云

甘水仙源錄

重修面壁庵碑

興定四年

李純甫

屏山居士儒家子也始知讀書學賦以嗣家門學大義以業科舉  
又學詩以道意學議論以見志學古文以得虛名頗喜史學求經  
濟之術深愛經學窮理性之說偶於元學似有所得遂於佛學亦  
有所入學至於佛則無可學者乃知佛卽聖人聖人非佛西方有  
中國之書中國無西方之書也吾佛大慈皆如實語發精微之義  
於明白處索元妙之理於委曲中學士大夫猶畏其高而疑其深  
誣爲怪誕詬爲邪淫惜哉龍宮海藏琅函貝葉無慮數千萬言頂  
之而不觀目之而不解且數百年老師宿德又各執其所見裂於  
宗乘泊於義疏吾佛之意掃地矣悲夫梁普通中有菩提達摩大  
士自西方來孤唱教外別傳之旨豈吾佛教外復有所傳乎特不  
泥於名相耳真傳教者非別傳也如有雅樂非本色則不成宮商  
如有甲第非主人則不知戶庭自師之至其子孫徧天下多魁閥  
磊落之士碩大光明表表可紀劇談高論徑造佛心深於義學沙  
門波及學士大夫潛符密契不可勝數其著而成書者清涼得之